



一群特殊的匠人,让残缺古字画焕然新生,其化腐朽为神奇的绝技让人拍案叫绝,被誉为书画界“白衣天使”——

张大千名画破损严重几近废纸 他巧施妙手起死回生卖了253万元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朱渝生

1 字画修复技艺门槛极高

岁末冬深,细数小城北碕的工艺美术、民间技艺、大国工匠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,可谓群星璀璨。其中颇具特色的技艺,当属古字画以及古书籍修复传承人这一群体。

书画装裱技艺起源可上溯至魏晋,随绢帛纸张普及与书画艺术发展而诞生。至宋代,得益于皇室大力倡导和文人士大夫深度参与,加之经济繁荣与技术积淀,装裱技艺从单纯手艺升华为与书画相得益彰的系统性艺术。若说魏晋隋唐是装裱技艺的萌芽期,宋代便是其枝繁叶茂、开花结果的成熟期,更是定型传世的关键期。

2023年,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编纂的《文化忆往集》(第四集)出版。书中重点聚焦重庆直辖后三届市级工艺美术大师,来自北碕的三位古书画修复名家俞纯方、张大军和吴平引起关注。

古书画修复,是一门兼具极高科技含量与艺术底蕴的精湛工艺,与单纯的手工书画装裱有着本质区别。从业者不仅需精通历代纸张质地、年代和性能,熟知各类颜料特性与书画创作技法,更需具备深厚的历史、文学、美术、书法和金石素养,辅以专业科技修复手段,诸项素养缺一不可,行业门槛极高。

2 跨界学者荣誉加身

俞纯方是西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,其本职深耕预防兽医与食品科学领域,发表60多篇书画及专业学术论文,成就斐然。古书画修复与装裱,于他而言实为副业,却凭深厚综合素养玩出一片天地。

俞纯方于国画、书法、篆刻、诗词样样皆擅,艺术修养全面,其古字画修复技艺纯粹源于民间。其父亲素喜字画,邻居住着书画名宿孙竹篱,远亲王建国老先生是当地装裱名家。他自幼耳濡目染,醉心书画装裱,并于1988年在北碕创办淳珍堂画廊。

俞纯方曾揭裱修复过邓完白、郑珍、张船山、吴昌硕、齐白石和张大千等人书画,以及文征明、柳公权等名家古旧字画近百幅。在古字画修复装裱过程中,他试验采用“水漂法”,挽救了不少珍贵文化遗产。他曾揭裱著名国画家郭克42年前画的一幅猫头鹰,揭层为二,面层神韵依然,底层墨气郁如,比之面层几无差异。郭克连称“奇迹”。书法名家秦效侃先生曾说,几十年来他所具裱件无数,装裱如此平贴、耐久不卷的,实不多见。

俞纯方装裱过苏葆桢近百幅书画作品,其中最大的一幅是苏葆桢的巨幅国画《孔雀》。当时的装裱过程颇为惊险:首先要解决装裱场地问题。找不到那么大的装裱桌,俞纯方就在西南农学院(现西南大学)行政楼底楼空置的售书屋里,洗净地面进行操作。惊险的是,因画面太大,排刷不能到达画的中央区域,他竟在湿透的画

上铺湿毛巾,再在上面放砖头,然后踩在砖上排刷。俞纯方说,后来回想起来都觉得惊险,“不知当时自己为啥会那么大胆,湿画、砖头、人踩上去装裱……风险大啊!”好在他经历过多次类似风险,都平安渡过。

1990年,苏葆桢在香港集古斋举办画展,展出的100幅画作的修复、揭裱和装裱,全交由俞纯方和妻子谢桂珍完成,足以显示苏先生对他们夫妻俩装裱技艺的高度认可。苏葆桢辞世后,苏师母送了一幅苏先生的葡萄画,作为给他们夫妻的纪念。

1993年,俞纯方作为中方装裱师代表,参与接待访渝的日本装裱技艺寻根访华团,日本东源堂装裱店店主松田诚一郎看了他的技艺后,特地题诗“艺苑栽杏林,画坛有神医”相赠。

3 破山明《醉佛楼》重见天日

前些年,一位先生携一幅破烂古卷登门求修,俞纯方展开后即心头一震:虽画幅黢黑破损,但其狂放恣肆的书体、题款,搭配左侧谢无量鉴定款识,确为明末清初高僧破山明真迹,堪称稀世珍宝。

破山明是四川大竹人,梁平双桂堂开山祖师,有“小释迦”美名,弟子遍布云、贵、川等地。他博学善诗,工于行草,承晚明浪漫主义书风,存世真迹不足8幅,且自号“醉佛”,居所名“醉佛楼”,民间流传其破戒止杀的传奇佳话。

这幅绢本狂草为明崇祯十三年(1640年)破山明48岁时所作,落款“庚辰秋书于双桂堂 破山明”。细观发现,画面断裂,顶端二字全毁,修复难度极大。俞纯方持放大镜反复勘验,结合成都杜甫草堂所藏破山明对联,确认残字为“拿”“云”,又借网络高清图解决补全难题。

他以“水漂法”归位残片,用染色仿古宣纸补接破损,热水闷烫、清水淋洗去垢,再依原笔墨色笔意补全残字,全程恪守“修旧如旧”准则。修复中,还有意外收获与惊喜发现:原来,画面污渍褪去后,两枚印章清晰显现,其一便是横亘百年的“醉佛楼”印章,为破山明研究提供珍贵的实物佐证。

最终,耗时一月,这幅有370余年历史的明代古卷焕然新生,补接痕迹几不可寻。俞纯方自评120分,完美践行文化遗产保护之责。

4 张大千《黄山始信峰》起死回生

2009年初夏,刘老太太辗转寻至俞纯方,先以一幅吴徵山水画投石问路,见其艺品人品俱佳,方才托付修复“大名头”——张大千1936年所作青绿山水《黄山始信峰》。

这幅纸本绫裱画作损毁严重:画面蒙尘色彩暗淡,白粉云雾返铅褪色;中段有烟头烫孔、墨迹污点,周身遍布上千条牛毛断纹,还有蟑螂粪迹、卵囊及十余处破损,皆因“文革”时折叠藏于衣堆、孩童携往学校所致。整幅画品相极差,近乎废纸。不过,对俞纯方而言,邂逅张大千画作实属难得,因此他认为此次修复既是机缘,更是关乎文化遗产存续的严峻挑战。

经细察定损,俞纯方定制“水漂、闷烫、酶洗、氧化还原和弱碱处理”的组合修复方案。先热水闷烫、清水淋洗,严防断缝错位;稀草酸去垢,稀蛋白酶液除蟑螂污物;弃用强氧化性过氧化氢,改用酒精燃烧法解决白粉返铅,火焯后面面清亮,白云小桥上的拄杖高士清晰显现。然后,再用弱碱液浸泡调整纸张酸碱度,增强纤维拉力、延长寿命。

托心(也称托画心,即在画作背

俞纯方正在修复张大千的《黄山始信峰》



面均匀刷上糨糊,并粘贴一层宣纸以加固其结构)上墙干燥后,进入最关键的补笔环节。俞纯方始终认为,书画修复无“残缺美”可言,补笔需贴合原作风骨,他潜心研读画作,熟悉每一根线条和每一片色彩,依原画墨色笔意补全破损。修复后的画作重焕光彩,在西泠2012年春季拍卖会上以253万元成交。专家盛赞其“笔致工整、刻画精细、清朗逸致、灵动清润”,这份赞誉背后,是俞纯方穿越时空与张大千的隔空对话,也是他心血浇灌的再创作传奇。

5 “妙手补锦绣”赤诚匠心

张大千早年扎根于北碕书画装裱行业,积淀了扎实的传统手工装裱功底,经手修复清代蔡弘勋、陆恢,近现代吴昌硕、黄胄、李可染、娄师白、晏济元等名家字画不计其数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张大千赴四川省博物馆古书画修复进修班深造,技艺愈发精进。他曾受聘于四川南溪文管所、北京秦文化研究会、重庆江津文管所等专职从事书画修复,更应邀赴新加坡履职一年,修复装裱古旧字画近百帧。回国后,笔者曾将家中珍藏的商承祚甲骨文书法托付其修复。这幅墨宝是1947年5月,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于九龙坡黄桷坪国立女子师范学院(现西南大学前身之一)赠予家父朱世堤之作,因保管不善受损严重。经张大千匠心修复后,将竖幅装轴改为装框保存,妥善留存了文脉。该作品还曾借展重庆首届文创工艺与非遗传承产品展示会,备受关注。

吴平是三位大师中唯一的女性,有着扎实的美术绘画功底。20世纪80年代,她在北碕创办荷叶阁书画装裱店,深耕书画装裱与修复行业数十载。吴平常年奔走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、四川美术学院、重庆美协等文博机构与书画协会,与文博人士、书画名家相交甚笃,经手的修复、揭裱、装裱作品数量颇丰。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勤于钻研,联合友人改进发明书画装裱机,获国家专利,大幅提升书画装裱的效率与质量,为传统技艺注入了现代活力。

如今,三位大师均年过七旬,半生耕耘古书画修复,以妙手补锦绣,以匠心护文脉。同时,他们的“传帮带”还在为渝州古书画修复事业赓续火种,让这份珍贵技艺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

古书画修复,修的是一纸斑驳墨痕,续的是一段璀璨文明记忆。北碕三位修复大师,或以跨界之智融通文理,或以守艺之诚打磨匠心,或以创新之勇赋能传统,于案头尺幅之间,以“妙手补锦绣”的赤诚匠心,让濒临湮灭的历史重焕光彩,让千年翰墨重绽芬芳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修复前的何绍基书法作品



修复后的何绍基书法作品

